

全屋的中心是一张大餐桌



《双食记》艾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洪柚在厨房的椅子上醒来。她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钟。刚刚眯着一分钟？半分钟？梦的容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回忆中还嵌套着回忆，过往被层层压缩，薄得像纸，却重得像块石头。

她揉着眼睛起身。今日是除夕之夜，不可怠慢。洪柚挽起袖子，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块用旧的牛皮展开，里面是她惯用的刀具。

“五花肉要薄薄切片，笋干用手指揉捻成锥形，将晶莹剔透的薄片围上去，一层又一层，途中记得要用刀板细细调整形状，做成金字塔形状的扣肉。”

“走地鸡拆骨比鸭子拆骨更难，稍不注意，关节处便会破皮露骨，此时需手法缓慢，直到整只鸡的躯干成了泄气的气球一般，才可把酿着菌菇和火腿的馅料填满鸡的肚子，再包上新鲜荷叶，整个放在装满粗盐粒的锅里，埋好，码平粗盐粒，放进烤箱，调好温度，这时就可听着时间嘀嗒，再做下一道菜。”

“活蹦乱跳的虾稍微余水即可，逐个剥开掏出肉，这时候打成虾茸，肉依然保有半生熟的弹性，酿进竹荪，再余汤。冬瓜不要选太大的，尺寸适中最好，掏空的冬瓜皮上刻出雅致的图案，切勿卖弄刀工，仙鹤梅花鹿之类，眼神不好就不讨喜，不如刻些舒展的花花草草。之后，所有虾茸竹荪放进冬瓜盅，盖上蜡纸放进大蒸笼，开火蒸。”

“做本地松糕，猪油是关键，内嵌的须是细细筛过的红豆沙或栗子泥，里面加一点晒过的老橘皮，可调滋味。外面点缀的各种颜色的蜜钱，不要图的方便买本地地产的红绿丝和蜜枣，可以买潮州的相饼、腌青榄、糖金橘，才可使味道高级。”……

洪柚手脚麻利地操作着，额上沁出汗珠。她听着这些絮叨的教诲，好像感觉到母亲正站在她面前，严厉地看着她。

“不需要你再说了，你走吧。”她心里这样驱赶着母亲，却始终不敢抬头。

已经过世的母亲一直站在她执刀的料理台前，固执地不肯消失。

一桌年夜饭终于完成。洪柚看了眼钟，松了口气。她看向连通着厨房的外间，那是个古怪的屋子，没有任何陈设，只有一张大餐桌而已，围着餐桌，放着不同的椅子，全不成套，每种款式只得一把而已。

一个老太太一直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望着窗外。那应该是这栋房子景观最好的窗，几乎布满了整面墙。

洪柚确信她只是坐在那里看风景，而不是在监视自己做菜，她的视线并未扫到厨房一眼，只是看着窗外，从日到夜，从冬日午后斜长的光到傍晚散漫的影，直至漆黑一片。

“您好，菜可以上桌了吗？”洪柚礼貌询问。

老太太这才稍稍侧脸，应了一声。洪柚也才发现她眼球浑浊，应该什么都看不见。

桌上菜式丰盛，洪柚骄傲地站在桌边。她倒并未失望老太太什么都看不见，做厨师须得让菜色香味俱全，哪怕对方瞎了，也理应享用全套。

老太太拿起筷子，洪柚观察到她手部皮肤依然白皙，鼻子微微抽动，嗅觉应该保持了灵敏。此时不应问客人需不需要帮忙，若是她不提，那就是不用。拥有利落味觉的人，到死都会知道自己要什么。

果然，老太太准确地把筷子伸向每一道菜，都尝了几口，慢慢露出微笑。

每一次提供私厨服务之后，总有一段令人治愈的清洗时光。洪柚在水池边洗刷着自己的刀具，顺便把刚才用过的厨房的各个角落整理得一尘不染。

老太太在外面叫她，洪柚应声而出：“您还想喝点茶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怕晚上睡不着，不用了。想跟你聊几句。”

洪柚满足地笑了笑：“您说。”

“您这些菜，是跟家里老人学的？嗯……好像也不完全是，里面还有点新派的做法。”

“您说对了，大多数是我妈教的，也有些自己改的。”

老太太点点头：“你不是上海人吧？”

“我是乡下人。”洪柚爽朗地回答，“但老家离这边也就两小时车程。”

“你做菜有个特点，我发现了，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多多指教。”

“你喜欢藏东西，扣肉里藏笋干菜；松糕里藏豆沙；冬瓜里面藏着竹荪，竹荪里又藏虾茸；这个鸡，更加不得了，鸡肚子里酿满了松茸，藏在荷叶包里，荷叶包藏在粗盐粒里，粗盐粒外面，用的还是一口牢牢封住的铸铁锅。你是有多喜欢藏秘密。”

“您总结得太厉害了。”

“越是藏，就越是想要被人发现。”

洪柚嘴角微微一颤。

老人家晚饭吃得早，洪柚看了看挂钟，也就七点半过一点。她收拾好东西刚想走，之前联系她来做年夜饭的亲戚模样的人，却非要热心地带洪柚参观下绿房子。

反正时间还早，参观就参观吧。但总得忍着女亲戚的唠叨。有种人，不把秘密说透，便是会郁结心中作病一般。

“你看看这栋房子，是老太太的先生在世时设计的。你来上海也有好几年了吧，这种房子，在法租界街上到处可见，但老主人还自己住的，现在已经不多了。不是卖给了暴发户养小的，就是租给了公司开party。你知道这栋为什么没租出去吗？还不因为老太太手头现金多。”

跟自己没关系的事，偏要叨叨说个不停。这些人，钱也不是自己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别人的故事，拿起来就是一碗下饭菜。

洪柚一边走一边看各个房间。这老房子布局精巧，设计是典型Art Deco风格，没有一间房间是规规矩矩的四方格局。也因此，各种锐角钝角的角角落落都染了灰，各种昆虫或结网或钻洞，与独居的老太太共生着。

“这房子有白蚁吧，可能得找时间灭一灭。”

“岂止白蚁，鼻涕虫、蟑螂，可能还有老鼠。”

女亲戚忽然露出一脸鄙夷的神情，“这房子要是不重新装修，送给我也不要住。”她顿了一顿：“但老太太死心眼，就因为她老公是当时很有名的建筑师，这是他最后一个作品。不过呢，老太太也是他最后一任妻子，最年轻的。”

洪柚没有接茬儿。

“老先生八几年去世，几个子女也都紧接着去了国外。现在老太太会这里住一阵，再去国外女儿家住一阵。”

全部房间参观完毕，洪柚心想，那间放大餐桌的屋子，果然是全屋中心。

女亲戚跟洪柚站在光线偏暗的一楼门厅，她把钥匙交到了洪柚手里：“老太太挺满意的。你就一三五下午五点前到，她要是去国外了，你就酌情一个星期过来一次，擦擦银器铜器，养护一下厨房。如果工作晚了，有客房，直接住也可以。主要一点，不能带朋友过来。”

洪柚点点头，把钥匙放到口袋里：“你为什么不住？”

女亲戚笑了笑：“我可不敢。这种房子，可能会闹鬼吧。”

洪柚微笑了一下：“我得再上去厨房一下，刀留在桌子上了。”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带着悬疑的都市小说。除夕夜，一场医院杀人案，把几个有着特殊联系的人聚集到了一起。作家郑迟陪同身为外科医生的妻子裴柏嘉赶往医院进行紧急手术。面对如此惨烈的场景，郑迟回想起二十年前在郑家老宅继父被砍的那晚，也是一个大年三十夜。令人意外的是，在医院，郑迟见到了当年同他一起亲历了谋杀现场的初恋女友洪柚。洪柚的出现令郑迟陷入对过去的缅怀。比起温柔娇贵却始终有些距离感的妻子，洪柚才是那个让他最有安全感的存在。

然而，洪柚是带着秘密而来，而这秘密正与二十年前的命案息息相关……

作者

艾俏

作家、编剧、美食工作者。先后在《三联生活周刊》《周末画报》等多种杂志开设个人专栏，其间出版多部文集。小说《双食记》被译成泰文及意大利文，并改编为同名电影，全新创作的同名网剧即将推出。

说君子(91)

如果仔细分析荀子与孟子对“人性”概念的规定，可以看到孟子的进入更有其独特的视角。这里涉及对“人性”这个概念的规定问题。通俗地说，要确定人身上本存的所有属性究竟哪些存在属于人所独有的本质属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孟子看来，所谓的“人性”那一定是不仅为人所“本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为人所“独有”的存在。人性即人之性，它的本质规定是要通过与其属于“同种”但具有“属差”的那个“点”，从而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孟子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寻找找到同属于“动物”的人与禽兽之间“差别”所在。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孟子的那句著名的话语：“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在孟子看来，君子是区别于动物禽兽的那一点的“几希”之性视为“人性”的。人身上的那些生理的、物理的自然之性，君子不视之为“人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性下》），此之谓也。意思是说，口舌对于味道，眼睛对于颜色，耳朵对于声音，鼻子对于嗅觉，手脚四肢对于安逸，都有所喜好和追求，这些都是人的天生本性的体现，但能否得到，各有命运安排，所以君子不将人的上述天性叫做人性。孟子在这里想告诉人们的道理是，尽管追求属于人的自然生理之性是人的天性的使然，但绝对不可以以天性为借口而对它们不加以节制而一味地顺从它们。所以从君子的角度来看界定“人性”的话，那是不会将人的这些与动物禽兽具有同质性的属性界定为“人性”的。实际上，在孟子看来，人除了这种自然生理之性以外，还有一种为动物禽兽所没有的属性，尽管所占比例非常之小，然而正是靠着这“一点点”的“几希”之性才最终将人与动物禽兽区分开来，即成为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说得再通俗些，孟子是将人别于动物禽兽的“良心”视为“人性”，除此之外的那些存在，就不可以视为“人性”。孟子的逻辑实际上非常明确，只有为人所独有的“属性”才可以被叫做“人性”。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就在于人是有良心的存在。“人是有良心的动物”，此之谓也。而“良心”这种为人所独有的生命情感又承担着产生亦是为人所独有的种种道德的任务。“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孟子才得出了“人性本善”的结论。这里要特别留意孟子的“君子所性”与“君子不谓性”两句话。

明白了孟子对“人性”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同时也就明白了荀子的“人性”概念与孟子的不同了。荀子是在孟子看来不属于“人性”的人的自然生理心理的那些内容定义为“人性”了。也就是说，孟子与荀子，虽然都使用的“人性”这个概念，但所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既然内容及其属性特点不一样，那么自然也就决定了性质一定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孟子将人的“德性”（“良心”）叫做“人性”，所以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荀子将人的“生性”（“好利焉”“疾恶焉”“好声色焉”）叫做“人性”，所以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

但荀子非常深刻地洞察到了，人的“生性”不可以无节制地顺着它，否则，种种“恶行”就会表现出来，从而同时使人的美德丧失。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如果人顺着“生而有焉”的诸种之性，那么争夺、残贼、淫乱这些“恶行”就得以产生，同时辞让、忠信、礼义这些“美德”就会消亡。结论是：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行为是人为的结果。知其“生性”有着只要顺着它就会产生“邪恶”的特性，所以不得不防也，不得不节制也。这样的人性本恶论所要追求的目标乃是防止恶性的膨胀与呼唤美德的呈现呢！值得玩味的是，主性恶论的荀子与主性善论的孟子，其思想最后都走向了同一个方向——善。

如果将荀子与孟子对“人性”不同内容加以综合的话，并以“人性”称谓之，就可以知道，人性，人之生命中是既有“性恶”的成分，也有“性善”的成分。以后的宋明理学则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将人的这两重属性统合起来了，并得出人性善恶相混的结论。

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乃是就如何呈现与恢复天地赋予人的那个“心性”而建立起来的。“尽心知性知天”“明明德”“率性”于是成为“天人合一”欲解决的问题。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 (130)